

QING
ZAI,
BUNENG
XING

情在，不能醒

【上】



情在，不能醒【上】

QING
ZAI
BUNENG
X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在, 不能醒 / 墨舞碧歌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2012.11

ISBN 978-7-5057-3111-0

I. ①情 II. ①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157号

书名	情在, 不能醒 (上、下)
著者	墨舞碧歌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980毫米 16开 32印张 325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11-0
定价	59.80元 (全二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EVERIGHT BOOK 永正图书



时光纪
TIME

C
目
CONTENTS
录



Chapter01
一场初雪的时间 001

Chapter02
一件华服的背后 028

Chapter03
一场商战的心思 054

Chapter04
一场美丽的邂逅 089

Chapter05
一段记忆的差错 102

Chapter06
一个契约的终结 135

Chapter07
一次涉险的情动 163

Chapter08
一个放手的决定 203

番外
月光盟 216

Chapter09
一晚缠绵的代价 232

Chapter10
一个神秘的故人 253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11
一段古怪的身世 276

Chapter12
一座城池的遗忘 298

番外
砒码 332

Chapter13
一次绝望的囚禁 337

Chapter14
一个婚礼的生死 352

Chapter15
一个全新的开始 362

Chapter16
一个英国的雨季 385

Chapter17
一段法国的时光 403

Chapter18
一次寻找的意义 435

Chapter19
一份爱情的历险 459

Chapter20
一个结束的开始 491

CHAPTER 01

一场初雪的时间

在宁遥这个城市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成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女人。

变好需要很多理由，变坏，原来却只需一个理由。

好高骛远，贪慕虚荣……如若是以上种种，我想我会开心些，偏偏，却是小妹的病，我不得不委身他人。多么俗套的故事。

我不是没努力过，只是，一切徒然。

那个人，我的男朋友，家境殷实，我求过他。只是当他把我带到他母亲面前的时候，那妇人如看蝼蚁般看着我，眼中的鄙夷渐盛的时候，那人本来握着我的手，却一点一点地松开了，我的心也一点一点地凉了。

在那个瑟缩的秋日，我平静地对他说：“我们分手吧。”

“理由。”这个年轻的富家子眼里盛满不可置信，他说，“我这么的爱你……”

他追我的时候，说了无数个笑话，我都觉得索然无味，这次，我终于笑了，不是吗，多好笑。

我说：“我爱上了别人，他比你有钱。”

是的，我就是这么现实，这样的人委实不值得怜爱。他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

光，道：“苏晨，我恨你。”

我一手抚着被打肿的脸，微笑着看他怨恨地离开。

我求父亲去找伯父，那人天性贪婪心狠，很有钱。可奇怪，他和我家不亲，对奶奶也很是冷淡。父亲更是说，他宁愿小妹马上死了，也不求那个为富不仁的人，用他那些肮脏钱。爸爸，我想倘若你在古代为官，必定直逼青天大老爷，百年后老百姓也要给你立宗祠的。

大姐的男朋友家里有钱，她从小和小妹的感情也算亲密，不像我，小时候患过腿病，只会在屋里隔着窗帘，眼巴巴地看着她们和小弟玩。她叹了口气，说：“苏晨，我还没嫁进他家呢。我们才刚开始不久，我这样告诉他，你说他会不会以为我贪他家的钱，我是疯了才重蹈你的覆辙。”

母亲是老实人，谈不上帮衬，也有点封建，小妹虽也是心头的一块肉，但她毕竟还有小弟，尽管小弟除了疯玩，什么也不管不顾。

最后，我找了方琪。她是我一个很特别的朋友，是个小太妹。

我说：“方琪，我小妹病得很重，我想弄些钱。”

“怎么弄？”她问。

我说：“换吧。”

她的表情有些错愕：“用什么换？”

“能换的都可以。”我依然微笑。

“苏晨，是你就绝对不行。”她狠狠抿了口烟，道，“我替你。”

这小太妹以前很是豪放，只是认识了一个男人以后，从此，改邪归正，只为一入守身如玉。

我冷笑道：“方琪，如果你想从此没了我这个朋友，那么，悉令尊便。”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走了。

我和方琪“建交”，家里没少打骂。但这刻我想，即便为这个人丢了性命，也是值得的。

冬天快到的时候，她给我带来了消息。对于这些事，她总有些办法。

我自嘲一笑，道：“是个糟老头，还是个肚满肠肥的暴发户？”

她沉默了一下，好一会儿才道：“不是，是……”她欲言又止，良久才道，“那是个危险人物，我当初也没想到会惹上他，你自己小心，但也许对你来说……”

她顿住，没再说下去。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一直坚持不告诉我对方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原因，却深知问不出什么话来，方琪不愿多说的事情，打死她也不会说。

但我猜，这个人一定不简单，更有甚者，他名声很响，也许一说出名字我便知。只是，于我并不打紧。我并不认识什么达官贵人，她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怕她害我？于是，我也没多问，笑道，“姑奶奶，我只是去卖身，不是卖命。”

原是想逗她笑，她眼眶却一下蓄满泪水，我有点慌乱，抱住了她。

她在我耳边低低地道：“苏晨，你听我说，那个人……你要和他好，必须做他的女朋友……”

待她说完对方的条件，我除了苦笑还是苦笑，抬眼看了看天色，天空灰蒙蒙一片。

后来，当方琪把支票拿给我的时候，我却大吃一惊，把那上面的数字数了好几遍。

五百万。

小妹的手术费也就五十万上下，他足足给了十倍，这价格，追求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也够了。这于我，无疑是天价。

方琪说，对方说这是送给我的礼物。

突然有点害怕。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给得这么多，那意味着什么？

终究没有想太多，取了足够的钱，直接到医院交了，让大夫尽快安排手术。如果把钱交到爸爸手上，我想，小妹大概活不成了。

“哪里来的？”父亲后来知道钱的事后，问得严肃。我说了那个曾经所谓我男朋友的名字。爸爸说：“不可能是那小子。”对人的秉性，他倒看得透彻。

最终，他还是知道了事情的始末。那一刻，他震怒，然后狠狠扇了我一巴掌，道：“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女儿！”

轻轻抹去嘴角的血丝，我只是笑，人果然得经过历练，挨过一次打，第二次便不觉得太痛了，就是心里闷得抽痛。

离开了家。不想看到小妹眼中的歉疚，更不想看到其他人眼里的鄙夷，再低贱的人也总还有些自尊。再说，有些事情得安排。

向公司递了辞呈，经理接过信封时，眼里闪过一丝惋惜，道：“苏晨，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我原打算升你的。进公司两年，你为人处世都相当不错。”

我低头，末了，笑笑说：“谢谢，只是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见。”

经理温然道：“可以说说原因吗？是找到高枝，还是怎么了？”

“私事儿。”我说。

他微叹了口气，没多说什么，只是在门关上的一刹那，说：“你要回来，跟我说一声就是，你们这些女孩，就是太年轻了。”

他的语气，我听出些端倪，似在感叹我受不住诱惑，至于那诱惑是什么，我便不得而知了。

我没有回头，只感激地再道了句谢谢便离开了。

真的，谢谢。

然后，在天气更冷，寒风中开始夹了细碎雪花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沉稳的声音：“是苏小姐吗？”

我说：“是。”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叫张凡，是纪总的秘书。”

我一怔，立时紧张起来——纪总，是那个人吗？

这时，电话里男人说：“房子已经安排妥当，不知苏小姐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去？我三天后来接苏小姐，不知苏小姐意下如何？”

是个厉害的人，看似商榷，却没给我转圜的余地。

我说：“好。”

对方竟然是个集团首席执行官。这年头，一个招牌下来，砸死不少这些人。只是，对一个还没见面的女友一出手便是五百万，有这样财势的人却不多。

我想向张秘书询问那人的名字，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

夜里，窗外的雪下得有点大。

我没有开灯，睁大眼睛，望着屋子四周，微微出神，越发肯定这人不简单。

我如今所处正是宁遥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每幢房子不下两三千万。够格住在这里的人，在宁遥绝对是屈指可数。

相较于屋子外面典雅精致到极点的设计，里面的装潢却显得有些简单。复式的房子，楼下宽阔的大厅只疏落地摆了些家具，二楼是卧室，有四个房间。暗黑色系

以及出自名家手笔的家具，彰显着高贵与霸气。只是，过于简单的陈设，也透出了主人的一丝漫不经心。

这里的门皆用指纹锁来操控，起居室的四个房间，我的指纹只能打开其中一个，这清楚地宣告了主人的权限，也提醒了我，我的身份。

眼光最终落在檀木桌的一份文件上。准确来说，是一份合同。

夜色昏暗，那上面的文字无论如何是看不清楚了，但里面的内容我却是记得的——一份工作性质的协议。张凡送我过来时已清楚地解读了一遍，然后，我签了。

说起那位张秘书，年轻，面目英俊，干练沉稳，绝对是办得事的人，如果能把眼里那抹隐隐的鄙夷再收一收，那便堪称完美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

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心绪甚是不宁。尽管很早之前，方琪便提醒过我，但那份合同里所罗列的内容还是叫人心怵。

我正慢慢回想着合同的内容，大门处传来了声响。

是那个人来了吗？心突突跳得厉害。

胡思乱想着，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

摸黑走到了门边，一不小心，竟踢到玄关处的鞋柜，一个踉跄，向前摔去。

不管我和他的性质如何，他终究是帮了我，本想初次见面，向他说声谢谢的，这下可好，索性变成行大礼了。

预期中的疼痛没有出现，门开得及时，我被揽进了一个强壮而温暖的怀抱，一片青橘气息的须后水味儿淡淡传来，很是好闻。

我心下乱跳，一时不知所措，假装往墙上摸索着去开灯，从对方怀中脱出。

“别开灯。”

淡漠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

“为什么？”我一愣。

“因为，有灯光我便无法……”低沉的嗓音蓦地消失，那个男人非但没放开我，反而双手倏地收紧，搂着我往里走去。

这人，有股叫人无法说不的气势。

我心下越发紧张，心思已经千回百转。

很想，看看他的脸。

他却径自把我带到阳台上，然后把我的脸轻轻按到他怀中。

这个人很高大，大概有一米七八以上，我的高度，勉强只及他的下巴。

他清冽的气息透过衬衣传来，我早已不知所措，脸依偎在他的胸膛上，隐隐感觉到那衣服下精瘦的肌理。

黑暗中，除了阳台下面不远处停着的红色跑车的车灯还亮着，四周异常安静，有点万籁俱寂的味道。

突然，他将我从怀中拉开，伸手钩住我的下巴，手指在我的肌肤上摩挲着，有一下没一下的。他手上薄茧那粗粝的触感，如电流般袭过我的身体，我不禁一阵轻颤。

下一刻，我只感到一个温热柔软的东西覆在我的唇上，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他吻住了我。

这个吻并不具任何礼貌性，也不带任何试探，是一种宣告，很是霸道。在遭到我的反抗后，他随即用牙齿咬住了我的唇。

我吃痛，口微张，他的舌便滑进了我的口腔，与我的纠缠，扫遍了我的每一寸内壁。酥麻的感觉一阵阵袭来，我身子抖得厉害，整个人都倚到了他身上。

他一手紧紧搂着我，另一只手稍一用力扯开了我束在裙子里的毛衣。尔后，长指探进我的腰腹里，揉捏着我这里每一寸肌肤，向裙子深处滑去。

我细细喘息着，那呻吟却叫他给吞进口中。待要推开他，却觉得自己的力气那么小，他的唇他的手似乎沾染了魔法，在我身上燃起阵阵快感。

他微微哼了一声，呼吸变得更重，而后狠狠加深了这个吻，薄唇衔着我的唇，重重辗转反侧，挟着一丝凌厉。

我悲哀地发现，我似乎并不讨厌他的碰触。和以前的男朋友并不是没有过亲密的举动，却一直没有再进一步，说不上为什么，心底却似乎隐隐对其有丝排斥。

我知道，是我心底的魔在作祟，我曾无望地暗恋过一个人。

而眼前的这个人，我甚至没看清他的面貌。

究竟是未知增加了刺激，抑或黑夜增添了快感？

我苦笑。

他的嘴唇已落到了我的颈项，裙子的拉链已被他拉开，突然，一阵引擎发动的声音，令他动作微微顿住。

我侧头看去，却是那辆一直停在屋前的红色跑车发动了起来。

车子飞快驶过，一刹那光亮大盛。

然后，在漫天霜华中，我看到一个清俊到极致却也冰冷到极致的男人侧立在我身旁。他已放开我，正倚在栏杆上，双手闲适地插在口袋里，眸深若曜石，鼻子笔直高挺，薄唇轻抿，一袭黑色西装，高贵逼人。

我“啊”的一声，低呼出声，不由自主地掩住了自己的嘴。

是他！

为什么竟然是他？

一瞬间，我几乎想死去。

一直深锁在心底的匣子瞬间被打开，里面装着一个画面。

那是一个秋日，海水被夕阳染成橘红，波光闪烁，一身纯白的年轻男子静静地站立在海边。

背后，一个坐着轮椅的纤瘦女孩凝视着他。

末了，男子转过身，微微一笑，道：“他日，再见。”

有水汽从女孩眼中滑过，她慌忙低下头，不想让他看见。

“真的，会再见吗？”她接着试探而又慎重地伸出小指，“拉钩，好不好？”

男子唇边的笑意更浓，走到她面前，抚抚她的头，道：“真是个小女孩，还信这个。”

他说着，却伸手和她的相触……

他日，再见。

曾想过，这辈子不会与你再见，因为两人的身份相差太远，也曾无数次午夜梦回，想象再见那天的情景。

可从不曾想过，会是这样的再见。你再也不是我的大哥哥，而我也不再是你的小女孩。

你是老板，而我只是你众多女友中的一个。

终于明白方琪眼中的闪烁。

她是知道我的那段往事的，只是，怎么也料想不到，小太妹这次竟惹上了这个人。

纪叙梵。

在宁遥，也许还有人不知道市长是谁，但纪叙梵这个名字，却是无人不晓。

数年前，他还是声名静默。尽管家族显赫，他宛然城中贵公子，却鲜少在社交场合出现。

通常，媒体对这些富二代都情有独钟，所以他也曾被跟踪报道过几次，可在他身上却完全无法挖掘到什么爆炸性新闻。他不喜风月场所，不在社交场合和别的公子争妍斗艳，更不和明星或企业千金闹什么绯闻。他虽非独子，但也只有一个哥哥，按理说，他该在家族集团担任要务才是，他却从不插手家族生意。

后来，还是被一家媒体挖出了一桩猛料。这位处世淡然的公子哥儿竟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曾获邀为女皇演奏，被其赞不绝口，获赠荣誉勋章。

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行，宁静远致，你欣赏也好，诧异也罢，他都自成轨迹，不为所扰。然而，就在四年前，他却突然接手家族事业天域集团，接替其兄成为集团首席执行官，然后在短短四年内，把集团的资产扩大了近十倍。

他创造了商界的神话，骇人的财富使得他跻身世界富豪前列，成为国内最年轻、最炙手可热的黄金单身汉之一。

这个人的一切仿若传说。

许多人曾绞尽脑汁试图用一些词语去形容他，有人说他是最神秘的总裁，也有人说他优雅如王子。

还是有一个人说得最好：天赐恩宠。

的确，不管是在音乐领域，还是在商界，这个人都是天之骄子，独受上帝的偏爱。

无独有偶，为他正名的人恰是当年报道他曾为女皇御演的小报记者，现在已是一家著名杂志的总编。

纪叙梵这个名字，不说在宁遥，在国内，即使在这世界上也是光芒四射的。

光亮随着车子绝尘而去，渐渐黯淡下来。终于，一切重归黑暗。

我此刻的心情怎一个乱字了得。

他认出我了吗？

希望他认出我，却更怕他认出我……

我便这样怔立在原地，不知所措。

“裙子拉上，你不冷吗？”

男人的声音夹了丝嘲讽。

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狼狈的境况，脸上一热，连忙整理衣衫。

冷冷的空气擦身而过，他不再看我，径直走进客厅。

我连忙跟了进去。

他拿过桌上的遥控器一按，柔和的橘色光芒顿时装满一屋，他随之将遥控器一扔，缓缓地在真皮沙发上坐下。

“不是说不开灯吗？”

我想说点什么，良久只憋出这句。

他看了我一眼，淡漠地说：“你便是靠这个清纯的样子去勾引男人的吗？”

“纪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苦笑。

“大家现在是男女朋友，而且我给了你五百万，我总要了解清楚，苏小姐说是吗？”

“纪先生最不缺的就是钱。”我心里紧张，却假装镇定，回了一句。

“苏小姐有张利嘴。的确，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叠纸，但前提也得物有所值。”他眸光一动，道，“你的技术似乎不算好，可我秘书给我的资料显示，苏小姐至少经历了七个男人。”

因为那份资料是假的！我心下呐喊，悲哀一阵阵涌上来。

尽管方琪当初对纪叙梵的名字三缄其口，但对于她如何得到这个“机会”的，并没向我隐瞒。

她说那人的生意做得很大，有时总会碰触到一些灰色地带，当他不方便出面时，他背后自有一些特殊人士帮忙。其中一个便是坤叔。

坤叔过去是一个保全公司的老大，后来彻底退了下来，因受过纪家恩惠，便成了纪叙梵的保镖。方琪当年会出来混，追根究底是受了她爸爸的影响，方叔混得上不道，却也曾做过几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对这位坤叔有过救命之恩。方叔死时没给方琪留下一分钱，反遗下些磕磕巴巴的债务，为数不大，也够烦人。饶是如此，他死前却曾狠狠警告方琪，不得去向这位世叔借钱讨人情。对于这点，有些人也许难以理解，却是方叔一辈子的尊严。方琪年纪小小，却甚有骨气，困难时咬紧牙关，并不向坤叔求助，直至遇到我的事。

她曾动过向坤叔借钱的念头，但她素知我的性格，知我如她那般，从不愿欠人恩惠，即便借了我也绝不会用这笔钱，便只把事情向坤叔转达了，求他帮个忙。坤叔本来就势力甚大，又因替纪叙梵办事，认识的有钱人很多。而他一听这事儿，赞

我有情义，当即便准备把这笔钱借给我。当然，方琪婉拒了。而恰巧这时坤叔的老板纪叙梵甩了前任女友，张凡正替他物色下一个人选，坤叔转念一想，便把刻意修改过的我的资料送去给了张凡。张凡是何等聪明的人，便即承了坤叔的情。

方琪知道那人竟是纪叙梵时，也很意外，却又忍不住暗暗替我高兴。

只是，这次纪叙梵要的女人条件很奇怪。他要一个“有底子”的女人，这女人要有过男朋友，要有风情，要会耍些小手段。

纪叙梵他似乎变了。而这变化始于四年前。从那时起，他陆续有一些情人。这当中，有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有当红的明星，也有清纯的大学生……

而这次，他却要一个曾是别人女人的女人。

他的心，深似海。

他黑发如云，黝黑的眸子轻轻打量着我，嘴角噙了抹笑，带着嘲讽。那是在看一个低贱的女人，一个玩物。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那天，下着零星的小雨。

他的车子碰到一个女孩。

不怪他的。

那女孩从小便有腿病，瘸着腿，躲闪不及也是意料中的事。家中并没有多余的钱来为她做手术。

她有过几次被车子绊倒的经历了，无不被人痛骂一顿。

但这次，对方却是赶忙下了车，看到她的腿，蹙起好看的眉。

后来，他出钱为她做了手术，那原本并不是他的责任。

他陪伴了她一个月，在那四周植满樱花的医院里。他似乎很忙，却晨昏必到。

他的手机常常有电话进，电话那头语气焦急，他却是淡然应答，眉眼不惊。

她曾说要报答他，做他的新娘子。

想起来，这是多么傻的话。

他笑着说，她健康快乐地活着便是对他最好的报答。那么好看的人，那么淡然温暖的笑。

当年的事，于他，不过那般微小，于这个女孩，却是一辈子。忘记的人忘记了，但记住的人却永远记住了。

八年的时光，二十四岁的苏晨和十六岁的苏晨的身影还能悄然重叠，而三十岁

的纪叙梵与二十二岁的纪叙梵却已截然不同。

时间，是最毒的毒药。

时间过去，人和事也随之不留半丝痕迹。

我一手在背后攥紧，一手却轻轻撩开毛衣的领子，用着连自己也厌恶的声音撒娇道：“我技术好不好，纪先生要试过才知道吧，何必这么快下结论？纪先生真是讨厌，这裙子方才就不该拉上，当然，现在脱也……您是想亲自动手还是我……”

纪大哥，对不起。那剩下的四百多万我可以不要，但五十万的手术费我已经付了，对你来说也许不值一提，却是我小妹保命的关键，我还不起，唯有……

心里其实还有个愿望。

早知你我是云泥之别，这些年来除了默默关注你的新闻，我从不敢多想什么。现在命运却把我再次推到你身边，你可知我是如何的欣喜若狂。

你何尝不是我的天赐恩宠。

我自私地想留下一点关于你的回忆，往后的日子想你了，也可翻出来细细回味。

他慢慢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修长的手指缓缓钩起我的下巴。

我手心已经开始冒汗，两眼却仍直勾勾地看着他，手绕过他的西装外套，滑进他衬衣里画着小圈，道：“纪先生，您是知道的，男人都喜欢我们这种女人，内里风骚外表清纯，这才好带出去，您日后若是有什么聚会饭局，可别忘了我。”

他脸上笑意更盛，缓缓抽回手指，踱步到酒柜，倒了杯酒，在高脚椅上坐下，慢慢地呷起酒来，姿态是极端的优雅。

一杯酒慢慢喝完，他掏出手机，按了个键。

未几，电话接通。

他淡淡道：“张凡，嗯，是我。暂时不用再替我物色什么人选了，你这次选的人不差，够作。”

他语气冷漠，我的心却仿佛被利器狠狠划了一下。

“过几天，你到坤叔那边跑一趟，带几个兄弟回来和她玩一玩，这位苏小姐自诩技艺不错，总得验过才好。”

通话结束时，他这么说，一双眼睛波澜不惊。

我却惊得顿在原地。